

解释学译丛

[加] 让·格朗丹 著

诠释学真理？

——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



商务印书馆

解释学译丛

诠释学真理： 论伽达默尔的真实概念

〔加〕 让·格朗丹 著

洪汉鼎 译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论/〔加〕格朗丹
著;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解释学译丛)
ISBN 978-7-100-11070-9



Ⅰ. ①格…②洪… Ⅱ. ①格…②洪… Ⅲ. ①伽达默尔
(1900-2003) — 阐释学 — 思想评论 Ⅳ. ①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34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解释学译丛

诠释学真理?

论伽达默尔的真理论

〔加〕让·格朗丹 著

洪汉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70-9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8.00 元

Jean Grondin

HERMENEUTISCHE WAHRHEIT?

Zum Wahrheitsbegriff Hans-Georg Gadamers

© 1994 by Jean Grondin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所据版本: Beltz Athenäum Verlag, 1994

诠释学反思仅限于开启那种如果没有诠释学反思就不会被觉察到的认知机遇。诠释学反思并不有助于自身获得真理标准。

——H. -G. 伽达默尔：《短篇著作集》，第4卷，
1977年，第130页。

第一版序

诠释学真理后面加上这一问号,乃属于它的本质。“诠释学经验”的真理性(Wahrheitshaftigkeit),即作为基本事实说明的理解的真理性,从实证主义的、分析的 and 科学理论的方面已提出了怀疑。对于是否有诠释学真理以及这种真理应当是什么或想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让人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诠释学真理与这种怀疑相对立,因为它把自己理解为可从外在批判的真理并同时也反思它自己的疑问性。提升为 aletheia(无蔽,真理)的 Doxa(意见)与那种绝不被排斥的 episteme(知识)合法化地相对立,并允许自己能把可错论带入科学中。这种见解在诠释学阵营中曾接近于一种走向相对主义怀疑论的似乎决定性的步伐^①,这种怀疑论认为不仅必须摆脱方法概念,而且也必须摆脱真理概念。但这样一种发展并不是现在我们要探究的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目的,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真理概念其实强调了立在古老的相对主义争论此岸的人的此在层次。真理与方法地加以理解的区别其实乃是海德格尔重新发现的存在(Sein)和在者(Seiende)之间的存在论差别的另一名称。按照这种看法,真理证明自身是更深刻的、经常不断要思考

^① 这里我们想到了 R. 罗蒂那种把诠释学与怀疑论同等看待的思想动机(《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1979年)以及 O. 马奎德(Marquard,《告别原则》,斯图加特,1981年)。

的度向，而当我们使自身沦为可方法地来操纵的在者时，这一度向却被遗忘了。

我要感谢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对本篇为蒂宾根大学哲学系所通过的博士论文所给予的友好的、重要的与令人有启发的评论。我的感谢也要赋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他在几次指导性的谈话中促成了这一研究，我的这一研究使他思考了一个并未被他提出的问题。我也要感谢汉斯-约阿钦·克拉默(Hans-Joachim Krämer)，他常常作为伽达默尔主导的柏拉图理解与诠释学理解的对立面促进了本书的批判观点。最后我也要感谢“加拿大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多年给予的奖学金资助。

第二版序

当本书在 1982 年出版时,诠释学还处在它与当时正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争论的阴影之中。所以当时的主要努力在于从哲学史出发去维护诠释学真理概念的合法性。也许现在讲一种关于真理的诠释学见解要比讲一种特殊的诠释学真理更为适逢其时。

在最后划时代的十年中,意识形态批判从其自身方面被逼进一个以前是防御的立场——其实对于哲学思维来说,没有什么不自然的立场。当它必须重新检验它的社会批判观点的乌托邦-唯心主义的假定时,它总是试图与生活世界的构通境遇以及与对话参与者的诠释学自我理解得到更多的关联。这一试图的贯彻执行将导致一种带有伦理关联的构通行为理论以及一种商谈伦理学的概念,而诠释学的相互理解概念对于这一试图的贯彻执行,却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也许还不是完全满意的作用。但在这里却产生了现实性,即诠释学思考的未来^①。

二十五年前,卡尔-奥托·阿佩尔曾正确地主张,当时的哲学

^① 对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间对话的思辨性发展,我引证了我自己以后的研究:“哈贝马斯与个体性问题”,载于《哲学评论》,第 36 期,1989,第 187—205 页;“伽达默尔与奥古斯丁,论诠释学普遍性要求的起源”,载于《马丁·海德格尔学会年鉴》,1990 年,第 26—42 页;《哲学诠释学导论》,达姆斯塔特,1991 年。

界存在有三个重要的反思类型：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前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分析哲学以及现象学的诠释学。前两个概念由于它们的新颖性与批判的指向似乎有一个极有希望的未来。它们的破坏偶像的以及大胆的预想显然与似乎带有倒退倾向并具有传统负载的诠释学形成对照。但现在风向已倒转了。意识形态批判对西方文化与伪民主的揭露——特别是与其他那些并没有与它一样有能力自我批判的社会模式相比较——在此期间证明不是很有支承力的。尽管要对分析哲学——我们把决定性的反思胜利归给它——作一个整体的评判，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有时要怀疑：它难道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忽视历史而坚持在封闭系统中纯逻辑的论证线索吗？自古以来哲学所呼喊的意义问题大多数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如它一般地被提出来的话。严格的形式推理也不总是事实性的保证。但愿这一点不在学派方向竞争这一意义上被理解，但我们也许可以讲到一种与意识形态批判与分析哲学特征相关联的醒悟化(Desillusionierung)。绝非偶然地，这两派在最近几年确实经受了某种成长着的诠释学化^②。此外，诠释学传统也永不会忘记，自己不仅要历史地而且也要概念分析地进行操作，并且最好的分析哲学已经在欧洲大陆获得有效性。

问题并不是我们只应当解释世界或哲学，而是我们应当首先得到世界或哲学。因此我们必须回忆那种曾证明自身并能在我们实际境遇的构通上得以辩护的理性能力。正是在这种对对话的真理追求、对具有保存价值的传述的理性的感觉中，特别是在对他人

^② 参阅 R. 布勃纳(Bubner)，“分析哲学倾向何处去？”载于《哲学评论》，第 34 期，1987 年，第 257—281 页。

经验的非独断的开放中,存在着诠释学的德行。

1982年的书表现了初次研究的一切优缺点。但这项研究最美的优点乃是,人们可能正好更容易原谅其缺点。在这第二版中,只有一些印刷和格式错误被更正。

本书引证书目

- WM H. -G.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蒂宾根,1960,1975₄
- KS I,II,III,IV H. -G. 伽达默尔,《短篇著作集》,1—4卷,蒂宾根,1967—1977
- PDE H. -G. 伽达默尔,《柏拉图辩证伦理学》,莱比锡,1931,汉堡,1968₂
- HD H. -G. 伽达默尔,《黑格尔辩证法》,蒂宾根,1971
- PhG G. W. 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载《黑格尔全集》,第3卷,E. 莫尔顿豪尔(Moldenhauer)和 K. H. 米歇尔(Michel)编,法兰克福,1971
- VGPh I G. W. F.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载《黑格尔全集》,第11卷,同上版本
- L I,II G. W. F. 黑格尔,《逻辑学》,载《黑格尔全集》,第5,6卷,同上版本
- SZ M.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哈勒,1927,蒂宾根,1977₁4
- HuD I,II 《诠释学与辩证法》(两卷本),R. 布勃纳(Bubner), K. 克拉默(Cramer), R. 维尔(Wiehl)编,蒂宾根,1970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开端:柏拉图辩证法的对话性参与真理	12
第 1 节 苏格拉底派辩证法	17
第 2 节 遁入逻各斯	27
第 3 节 一和多	42
第二章 黑格尔:真理作为历史性的、过程性的、否定性的、 创造性的和前科学的经验	56
第 1 节 真理的历史性是一过程	62
第 2 节 经验的本质	73
第 3 节 客观精神的真理	83
第三章 海德格尔:诠释学真理的作出	95
第 1 节 诠释学奠基于此在的生存论的展开状态	98
第 2 节 历史科学根源于此在	114
第 3 节 转向的诠释学意义	118
第 4 节 艺术和语言作为存在论的真理生发事件的密码	135

第四章 艺术作为诠释学真理问题的范例	143
第 1 节 作为游戏的真理生发事件	147
第 2 节 作为意义开启的艺术	156
第 3 节 哲学概念与诠释学理解	170
第五章 理解的真理	175
第 1 节 问题提出	175
第 2 节 理解和诠释学	178
第 3 节 前见的真理问题	190
第 4 节 对真理到达的开放	198
第 5 节 真理作为效果历史事件	205
第 6 节 真理作为历史的产物	214
第 7 节 视域融合的真理	228
第 8 节 直观认知的真理	234
第 9 节 被应用的真理	245
第 10 节 诠释学真理标准的放弃	253
第 11 节 传统的真理要求	259
第 12 节 语言的真理意义	269
第六章 结束语	280
参考文献	284
人名对照表	309
译后记	312

导 论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靠一种不是特意发展的真理理解而存在,本书就是想促使这种真理理解达到一种概念性的解析。《真理与方法》这一书名显然会引起一种错误的期待,因为此书几乎没有对真理作理论思考,对方法更是缄默不语,取而代之的大部分却是对理解的历史性、传统的力量和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等的广泛的并大多是有历史指向的分析。不管这些研究多么有价值,还是缺少了对真理与方法之间被唤起的对峙关系的明确表态以及对这两方面的明确的本质规定。但我们必须谨防,不要对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抱有任何误导性的体系方面的希望。这也就是说,不从事于理论的真理问题的这一疏忽乃是基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出发点。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并不是提出一种新的真理理论,而是使一种原始的前科学的真理经验得以认识,而这种真理经验被精神科学和技术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中的唯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所掩盖。因此伽达默尔的目的在于,借助存在论着重历史性的研究使这种诠释学真理得以注意,而不是抽象地构造一种真理概念。存在论的探究并不追问历史认识或日常认识的可能性的理论上先验的条件,而是探究在理解中经常“发生的”东西。真理的事件(Geschehen)不需要演绎,它只须从它所显现的地方生发出来,仿佛是从自身那里展现自己。诠释学真理和诠释学的真理概

念之间的区别在这里似乎非常必要，伽达默尔指向实际存在着的和总已经是被经验的诠释学真理，而不认为有必要非把这种原始的经验带到一种诠释学的真理概念中来。

但放弃发展一种诠释学真理概念却是有代价的。常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虽然从诠释学真理这一事实出发可能合法也似乎有用，但原始认识方式的真理要求在哲学上必须兑现和负责。在这里提供的是怎样一种真理观，这种真理观怎样能反抗唯科学主义的霸权要求？只要哲学诠释学不反思它的真理解，那么就会有利于从实证主义方面指向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谴责和主观主义谴责。另外，我们不可否认，对于理解历史性的诠释学思考也不可避免地向自己提出真理问题。传承而来的真理概念在诠释学所列举的条件下会成为什么呢？真理难道不能采取一种新的“缓和的”形式，以致它只是按名称而不是按实质存在于诠释学认识的真理要求里吗？如果理解的立场制约性、语言制约性和传统制约性是这样立于首位，那么怎样能讲到真理呢？不同理解替代更好理解所表现的许多方面（《真理与方法》，第 280/ I 301 页）难道非要抛弃真理标准（《短篇著作集》，第 4 卷，第 130 页），把单纯或然性混杂于真的东西（《真理与方法》，第 460/ I 488 页），以及最后把理解转换成其真理只有到后来才看见的传承物事件吗（第 275/ I 295 页）？其中根本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解？

显然，真理概念必须从诠释学上重新加以理解。但我们必须强调：这里提出的关于诠释学真理概念的探究与伽达默尔的努力绝不是离得很远。《真理与方法》导论充满了关于诠释学真理性质的探问：“在对传承物的理解中，不仅文本被理解了，而且见解也被获得了，真理也被认识了，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和什

么样的真理呢？”(第 XXVII/ I 1 页)“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同上)，“我们探究的,是试图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去发展一种与我们整个诠释学经验相适应的认识和真理的概念”(第 XXIX/ I 3 页)。难道这些命题根本都是任意的吗?这种与我们整个诠释学经验相应而发展的真理概念存在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必须得出否定的结果。诠释学真理概念为什么不明显,这在于诠释学探究的特点,这种探究是这样彻底反思它的历史性,以致它不可能从历史里脱离出来。在这篇“导论”里伽达默尔的提醒不可不理睬:“对精神科学里什么是真理的思考一定不能离开它承认其制约性的传统而进行反思……它必将意识到,它自身的理解和解释绝不是一种依据于原则而来的构造,而是远久传承下来的理解的继续发展”(第 XXX/ I 4 页)。

阿佩尔 (Apel, 1963)、布勃纳 (Bubner, 1970, 1972, 1973, 1975) 和克拉默 (Krämer, 1980) 关于诠释学理论状况所提出的困难显然阐明了:诠释学哲学包含那些不允许它成为理论的说明。在此情况下,对历史上相关演证的求助便获得一种高度的可信任:如果真理事实上是一种我们不能支配的事件,那么这确是有意义的,即走历史的对话的 Veranschaulichung (直观阐明) 之路,而不是走概念的体系之路。然而,关于诠释学真理概念的问题却绝非因此而被带向沉默。如果不越过伽达默尔对历史理性(狄尔泰)提出的批判——在康德意义上——的界限,诠释学真理概念可能依据现象学分析在概念上被深化。游戏、事件(发生)、创造、不同理解、意义的范畴,以及首先是效果历史和效果历史意识的范畴就可能对于发展诠释学真理概念有成效。虽然未能达到一种最终的真

理概念,但本书的工作将有助于揭示伽达默尔在这方向上创造性的并期待概念分析的说明。

由上述伽达默尔对理解历史性的论述而引出的挑战和推动,源自于在精神科学和生活世界经验范围内表露的真理生发事件(Wahrheitsgeschehen)的挑战。我们必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认识目的设置的机制面前为这种进行挑战的真理要求进行辩护并把握其特性。这样伽达默尔派的诠释学就加入了一种方法论争论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个争论从狄尔泰开始,经过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而直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由于在海德格尔那里诠释学出发点的彻底化,因而在伽达默尔这里,着重点就较少在方法论而更多在于存在论上。这样,任务势必要听从一种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客观主义里太少出现、但在精神科学里却一直培育着的前科学生活世界的真理要求。“客观主义”、“前科学的”以及“生活世界”诸概念乃是胡塞尔对他所诊断的欧洲科学危机所作的担忧回答的口号。即使伽达默尔以传统的承载力为开端的说明使危机意识在表露上与胡塞尔相比显得较少暴躁,但胡塞尔所提出的关于诠释学真理问题的直观化这一任务仍然可以在这里引起注意。胡塞尔在对客观主义的批判中,致力于反对那种“以数学方式构造的理想性世界偷偷取代那种唯一实在的、实际感觉给予的、被经验了的和可经验的世界——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的做法^①。胡塞尔探求“前科学的意义基础”,赋予意义的“一切理论的与实践的生活的原始地基”(《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论现象学》,第49页),并谴责科学真理的

^① 《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论现象学》,载于《胡塞尔全集》,第4卷,海牙,1954年,第49页。